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二十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一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牙内都虞候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勲暉卒遂代其父位為朔方軍留後遷節度使建隆初來朝開寳二年拜靖難軍節度使改鎮定國太平興國初封梁

國公遂留京師卒年五十一贈侍中初太祖御禦戎不勤遠略夏州李彝興河西折御勲與朔方之軍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由是邊圉無事朔方之族既徙其後夏州李繼捧亦以其地歸朝繼捧之弟繼遷遂為變而朝廷始旰食云

折德扆世居雲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德扆為牙校漢初領勝州刺史世宗建府州為永安軍以德扆為節度使國

初破河東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太祖待遇甚厚遣還鎮破太原軍數千於城下擒其將楊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勲字世隆德扆鎮府州奏為右職德扆卒以御勲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稍遷至永安軍留後開寶元年來朝拜泰寧軍節度使卒年四十贈侍中御勲弟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勲知州事以為馬步軍都校御勲徙鎮召為閑廄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

以獻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禽其將馬延忠遷崇儀使以功擢府州觀察使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萬騎入邊御卿率兵大敗之于子河汊自是契丹不敢入邊一日契丹韓德威為李繼遷所誘內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戰德威聞其來不敢進既而疾亟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敵國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敵安可弃士卒死於軍中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耶言訖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以其子

惟正知留後惟正歸朝其弟惟昌繼之惟昌咸平中屢
破趙保吉之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拜興州刺
史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知府州官至簡州團練使
惟忠卒子繼祖嗣領州事官至解州防禦使熙寧中卒
繼祖子當襲而請授其兄之子克柔克柔卒而繼祖兄
繼閔之子克行襲知府州繼閔官至宮苑使始克行居
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种諤拒之令河東出師為援
克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

河外克行每出必勝賊畏之元符中太原帥欲城葭蘆以復故地召克行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窮討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帥秦希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克行沉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敵畏其威名號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四方館使康州刺史可大為榮州

團練使知府州

党進朔州馬邑人也幼事杜重威于大名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周太祖得之以爲鐵騎都虞候稍遷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領利州觀察留後除彰信軍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師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征晉陽分置砦於四面命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王師進挺身逐業麾

下數人隨之業走入城壕援兵至業縁縋入城免改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使九年又命進師師征太原進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出鎮忠武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進揔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梃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太祖自視太祖喜其朴直巡徼京師見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耶太宗為晉王時甞命親吏臂鷹鷂進亟欲

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其變詐多類此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奉以給之士大夫或媿焉

曹翰大名人也少為郡小吏周太祖鎮鄴奇之以隷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太祖寢疾不俟召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冢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世宗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

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之於道懼其過正陽刼兵器叛盡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恱亦不之罪也從征瓦橋會班師留翰知雄州改德州刺史太祖征蜀以翰為均州刺史鑿山開道商旅以濟詔翰兼轉運使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光毅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欲三鼓復攻城戒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師還遷蔡州團練使改潁

州從征太原會河決翰董其役指日而訖事後復有決
其績用亦然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以翰為先
鋒使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據城拒命翰率兵
討之凡五月而陷翰怒屠其城無噍類又殺兵八百所
奪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京師因
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以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
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
土得蠏以獻翰謂諸將曰蠏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

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而果然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命攻幽州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敵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候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煙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以為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翰掊克苛酷在郡不法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其事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鞫之獄具當棄市太宗貸之削奪官爵流登州起為右千牛

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召入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毅翰陰險多智數貪冒貨賄喜誕安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也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隷麾下及即位擢至刺史太宗嗣位進端州團練使太宗講武近郊命翰專金鼓軍容甚整太宗恱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必不能事晉朝言

政出多門故也從征太原流矢中頰猶戰不已太宗親至其帳撫之北伐班師次金臺驛軍潰太宗令率衛士千餘止之翰請單騎以方略告諭衆遂定不戮一人以復命太宗喜因命翰知定州沿邊諸軍並受翰節度軍市租儲聽其專用會李漢超崔彥進破契丹于徐河契丹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他物又十倍焉擢武泰軍節度使改鎮威德至鎮方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諭以禍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鎮鎮安帥髙陽召

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見太宗言曰臣不願死於家願馬革裹尸死于邊太宗壯其言復令赴治所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沉毅有謀所至多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云

李懷忠涿州人也事太祖為牙校累遷富州刺史太祖征太原城未下會盛暑太祖深恤士卒欲班師懷忠言曰賊嬰城自守度其內無儲偫外無援兵豈足以久抗王師臣願執銳先登必取之不然死于賊太祖壯其言

俾攻城中流矢幾死太祖嘉之遷富州團練使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懷忠乘間言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晉王亦以為言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晉王扣其指太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宂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不應晉王出太祖謂侍臣曰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乃不果遷遂還京師太宗即位改防禦使拜大同軍節度使卒贈侍中

田重進幽州人也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太祖受禪遷御馬軍使累積戰功官至刺史太宗即位為靜難軍節度使雍熙中領兵從飛狐路破敵衆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等城以功改彰信軍節度使徙鎮成德永興改知延州復還鎮卒年六十九贈侍中重進朴

愿不知書太宗在藩邸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所賜也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太宗嘉之既即位謂其無私交故始終委遇焉

米信舊字海進本奚族也少以勇悍聞周太祖即位隷護聖軍太祖總禁兵以信隷麾下宋興稍遷至林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為高州團練使領洮州觀察使太宗征太原以信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宗既平太原遂

移兵伐契丹師還信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親族多在塞外會兄之子全自朔州挺身來歸太宗遣全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踰年敵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曰我聞忠孝不兩全方思以身徇國何以親族為北望號慟戒子姪勿復言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彰化太宗征幽薊命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

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卒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當死詔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授彰武軍節度使改鎮横海信不知書所為暴横太宗命何承矩為其副委以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恣為不法太宗知之召為右武衛上將軍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踰月以無名被捶撻者甚衆彊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家墓奴之父老病箠之致死為

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鞫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

七贈横海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二十九至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徐繩玉

東都事略卷二十九

宋　王稱　撰

列傳十二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仕後唐至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邊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并寇宋興以繼筠為棣州團練使關南兵馬都監加防禦

使太祖征太原繼筠奪幷人汾河橋又敗其衆于城下擒其將張環石斌以獻開寳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契丹來援繼筠屯石嶺關追奔數十里斬千餘級獲器用甚衆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幷人奪氣以功拜建武軍節度使繼筠屢以少擊衆在塞上二十年敵人畏其名繢其像而拜之卒年五十一贈侍中繼筠兒童時嬉戲必分布部伍為戰陳狀及長善射深沉有謀與士卒同甘苦子承矩

承矩字正則從繼筠討劉崇除閑廏副使太平興國中監兵泉州以功遷閑廏使知河陽徙潭州居六年除淄州刺史僉書滄州事時契丹數入邊承矩請屯兵於順安砦西闢易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築隄瀦水以助要害太祖用其策屬霖潦為患議者多以為非承矩援漢魏至唐故事以折之詔以承矩為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獲萑蒲魚蛤之利而稻田歲入亦助邊餉自是高陽並海以抵順安絶敵人奔衝之虞

又言順安至西山不逺百里亦多川源顧因而廣之用息外患朝廷雖嘉之未及行也自滄徙雄州契丹萬騎夜逼城堞遲明承矩出戰獲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敵始引去復徙滄州真宗即位知雄州甞上疏請和戎為息民之利進英州團練使知澶州契丹修好真宗益善其有謀又命知雄州拜本州團練使時敵使初至承矩以為待之之禮宜得中庶可久也真宗嘉納久之徙齊州卒年六十一贈相州防禦使縁邊及涿易州軍民聞

承矩卒無不流涕相與至雄州發哀供佛何氏世為名將而承矩好學有文所與游者必賢士大夫太宗嘗遣內侍齎御製并書積五十餘軸又面付手札以寵之初除團練使眞宗謂宰相曰承矩知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去雄州請以李允則自代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甘苦民有告機事必與款語無所猜忌故敵人動息無不逆知其後敵使者言敵人畏服其名云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為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而屠城略地功為多隰州闕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服絺綌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人夜縋城衝其營破之逐北數千里斬首千餘級為澶州廵檢改丹州刺史建隆初移慈州久之謙溥與孫延進沈繼深王睿進兵太原略地謙溥為畫出入進

退策衆不能用及班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乘我宜
整衆為備諸將亦不應果為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
溥兵成列并人遂却復移隰州刺史築保安平同等砦
敵人十年不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勇力絕人屢以少
挫衆并人患之潛為蠟彈書以閒進佯遺道中晉帥趙
贊得之以聞太祖詔謙溥械進闕下謙溥言并人欲我
殺之也臣願以血屬保其無它奏至太祖為釋進賜金
帛開寶中召為濟州團練使會邊將失律復以謙溥還

菹隰州其後以疾至京師卒年六十二謙溥慷慨重然諾所賜甚厚皆分遺將士故為其所用者莫不盡力子允則允正允正官至河州團練使

允則字垂範以父任為濟州牙内指揮使謙溥卒任左班殿直少以才略聞太平興國七年初置静戎軍搉場以允則領之自是屢奉使諸路知潭滄雄鎮潞州而雄甞再莅焉湖南民歳輸絹謂之地税絹又屋每間出絹一丈二尺謂之屋税絹始户給一牛歳輸米四斛牛斃

猶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餘允則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墾允則下令給諸軍芻皆輸粟稾由是山田遂無遺地潭州舊分兵戍邵州允則謂蠻不擾而益戍兵是長邊患也亦遂奏罷初至滄州葺營壘多開井泉言者以為擾未幾北敵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乏又以水代砲壘成深泥敵兵遂解真宗召而語之曰頃有言卿擾民者及敵至始見其利也王超之敗人心危動允則勸使衰絰向師而哭以解衆忿

仍趣整師以進眞宗聞而降詔褒勵之雄州搉場禁通異貨邏者以珉玉帶及婦人首飾交易者允則縱之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關置州民居唯結茅允則敎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為瓦甓矣又合外舊甕城與大城為一始創關城焉濬濠起月隄環以溝塹增廣閻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梁築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舊城樓可望十里以為斥候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為命毀

之後乃徙浮圖於北原上所望踰三十里將為關城也先建東嶽祠自以黃金百兩為供器導以鼓吹民間競以金銀器獻久之密徹去而捕盜移文北界因以護祠為言興板築城就而虜不知也雄州上元舊不張燈允則結綵為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諜知敵人欲觀燈乃率同僚會城北俄有衣紫敵人至出妓女列侍延之傳舍劇語而罷密使縱所乘騾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聞為敵人所誅矣嘗宴賓而甲仗庫火終宴不救真宗問

其故對曰兵械警火甚嚴當宴而熖姦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救火其誰不它窺測也真宗善之雄州諜者嘗告敵人要官閤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目先期至則攜之入推場使茶酒班多口者夸說其巧令蕃商徧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敵人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允則為長吏或於市中下馬過富民家入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

富民犯罪未嘗少寛假契丹幾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
邊臣無及者景德以後國信往還儀制及所費用皆其
所裁定智識開敏處事審當其方略施設雖游觀亭傳
莫不有所寓也允則官至寧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學與群兒戲必為行陳
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服及長
善射周太祖鎮鄴仁瑀年十六因求見帳下太祖留置
左右廣順初補内殿直世宗即位會太原劉崇入冦世

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死遂躍馬以進大軍乘之崇敗績擢仁瑀為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遷内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恭帝即位仁瑀從太祖北伐宋興以佐命功遷貴州刺史為鐵騎右廂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改岳州漢州初詔仁瑀領荆湖諸郡不數歲復其地朝廷將平蜀又以仁瑀領川峽諸郡亦皆蕩平薛居正知貢舉仁瑀以貢士屬之

為御史所劾又坐與后族忿爭出為密州防禦使太祖征太原命仁瑀廵邊敵聞其威名不敢出遷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爾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横恣耳非過失也豈可以已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移知遼州從征太原有功又從征范陽擊敵於盧龍北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觀察使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也始事鄆帥范延光不為其所知又事鄆帥高行周雖知之而不甚親也會周世宗鎮澶淵漢超遂委質焉仕周至殿前都虞候宋興遷恩州團練使從平李重進以功領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彊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

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齊棣鹽海之利數倍它郡何繼筠在棣漢超在齊皆得用以養士而朝廷不計其所費在郡凡十七年有善政齊人愛之嘗詣闕求立碑太祖命率更令徐鉉為文以賜太平興國初除應州觀察使判齊州明年卒于屯所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漢超善撫士卒與之絶甘分少死之日軍中

皆殉涕子守恩官至隴州刺史部将栗旱海為賊所邀死之

郭進深州博野人也少貧賤依邢州鉅鹿富人家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之乃至晉陽漢高祖留之帳下北寇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敵敗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京師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道入洺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為剪除吏民願紀其事命近臣撰文

賜之改刺衞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閒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勦絶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請立碑紀其事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碑詔左拾遺鄭起為文以賜進嘗植栁種荷芰徧城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太祖将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以備并冦嘗領兵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太祖征太原以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

餘口始進在西山太祖每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鄭進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陰通太原將有異志者太祖詰之軍校辭窮復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太祖命執以與進令自誅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汝官敗則降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進奏乞命以官太祖不可曰汝誣我忠良此纔贖汝死爾進曰若然則今後臣不復使人矣太祖於是命以一官太祖嘗命有司治第賜進蓋

以筩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用筩瓦太祖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判邢州至是進訪竺氏婦已死而家甚貧得其女撫養如己子厚其資裝以嫁之以報婦德進善聽訟能以鈎距得其情御衆有方略軍政嚴肅前後二十年不易西山巡檢之任太宗征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契丹來援進擊敗之并人喪氣時田欽祚護石嶺軍恣為姦利以他事侵進進剛直不能

辨乃自經死年五十八贈安國軍節度使

姚内斌盧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征我太祖將兵至瓦橋關内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國初從平李筠改刺虢州太祖以西鄙為憂以内斌為慶州刺史戎不敢犯塞號内斌為虎蓋畏其勇也在慶州積十餘年卒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也父宗本事幽帥趙延壽為延壽所惡遂舉家奔太原漢高祖得之以宗本為隨州刺史遵誨

補牙校有方略善御夷狄周世宗時從韓通討秦鳳擒蜀招討使王鸞攻淮南下合肥又從韓通平雄霸二州以功至驍武指揮使太祖以西戎近邊使守通遠軍凡十四年蕃漢悅附許以便宜制軍事初太祖以其母在契丹也令人賂邊民使迎其母送於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委以方面不此嫌也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召補供奉官不辭而去世宗怒不復用宋興始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使太祖駐常山以為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常中流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其心威名震北敵故十餘年契丹不敢南牧云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也後唐平蜀徙家洛陽周顯德末為散負指揮使從太祖北伐至陳橋以軍中推戴而還時韓通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在殿閣聞變皇懼而

歸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門未及闔爲彥昇所害太祖聞通死大怒乃出彥昇爲唐州刺史久之徙原州防禦使彥昇殘忍在原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賓客則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大嚼沃以巵酒前後所啗數百人並塞數年戎人畏之無犬吠之警卒年五十八

臣稱曰太祖削五代之亂創萬世之業制兵有謀御將有術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原界何繼

筠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馬仁瑀以瀛州俾控北敵授姚内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彦昇以原州俾禦西寇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每來朝則命之坐賜予優厚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惟何繼筠授以節制示以懋功之典其他所居之官不過廵檢使之名而所領之兵亦不過五六千人而任之久乃至二十年少亦不減十餘年是以夷狄畏服邊鄙無事由制兵御將得其道

東都事略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三十

宋 王稱 撰

列傳十三

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十歲誦書數十萬言及長該洽經史以文謁興唐尹張憲憲即以為府推官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時明宗起自鄴兵變于魏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

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仕唐為中書舍人晉時用桑維翰薦為翰林學士漢初為吏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周廣順初拜戶部尚書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朱朴栁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昭

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
法而用人以劉馬為鑒朱柳為戒則善矣恭帝即位封
舒國公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為郊祀鹵簿使禮
成封鄭國公改封陳以老致仕嶺南平太祖遣使就問
獻俘之禮昭臥疾口占皆有所據當時服其博記卒年
七十九昭在晉日與呂琦崔梲集唐義寧終天祐末史
書二百卷又撰漢六廟謚策樂章所修有唐莊宗實録
及功臣傳周太祖實録續唐愍帝漢隱帝實録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也北齊尚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而吏為陶遂不復其舊父渙仕至夷州刺史為邠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才起家為校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為集賢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為翰林學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邊策為臣不易論皆以修德來遠為意惟穀與王朴竇儀楊昭儉以江淮即當用師取之世宗嘉之宋興歷禮刑户部三尚書遷丞

旨乾德初郊廟法物制度多穀所定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太祖将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性傾險巧詆其進緣李崧崧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周世宗召魚崇諒為學士未至穀譖之以為顧望而遂代其任世宗謂趙上交多謁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園事而上交被黜國初附宰相趙普以排

竇儀皆為世論所不與穀亦嘗自言頭骨當珥貂冠葢有意大用也人咸笑之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也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儀少舉進士景延廣為侍衛軍帥以儀為記室延廣歷滑陝孟鄆四鎮儀皆在幕府漢初召為右補闕周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端明殿學士從世宗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需不即辦世宗將欲深罪之范質

力為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為西京留守累官至兵部侍郎宋興遷工部尚書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范質等三相罷越三日命趙普為相制既下太祖問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書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九年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當時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

鄭覃刑部尚書王源中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書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太祖曰儀言是命太宗書敕以賜普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廷以儀之議為是趙普為相人有毀之者太祖問儀普所為如何儀曰不知退而謂人曰我必不大用然亦不之朱崖及詢盧多遜

多遜乘間攻其短其後普既罷相多遜遂預政及普再
相多遜果有朱崖之貶云儀卒年五十二贈右僕射初
太祖之克滁州也世宗遣儀籍府庫後數日太祖令親
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當城下之初雖傾藏取之無
妨也今既籍在官非有詔不可得也太祖以是重之後
欲用以為相未及用而卒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
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至起居郎偁至左
補闕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舉進士為天平軍掌書記拜左拾遺仕漢為史館修撰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通禮考正鍾律作正樂嘗言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宫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

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
政事朞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
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
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無職者大半乞量其
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則以舊官登叙攷其治狀
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貲産之半給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
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

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税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

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多見聽納世宗覩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為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暵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准謂之通證羡備過究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主於淵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乂昏不明苦雨數至水不潤下乃

政之所致非數也唐貞元壬申之水是巳德宗暗蔽篤於自任陸贄盡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天豈虛生世宗甚善之拜翰林學士國初就轉禮部侍郎當是時祠祀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卒年四十二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歷數盧多遜楊徽之為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果然

儞字日彰舉進士為單州判官國初由歸德軍節度判

官拜右補闕知宋州太宗領開封尹以偁為判官賈琰為推官一日太宗燕射偁琰與而琰賛美過甚偁叱之曰賈氏子導諛豈不自媿坐上皆失色因罷宴太宗白太祖黜為彰義軍節度判官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幸大名召至行在拜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抗疏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拜參知政事入謝太宗曰汝何由至此偁曰陛下不忘藩邸之舊太宗曰非也乃獎汝面折賈琰耳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工

部尚書明日太宗燕羣臣以偁喪故罷偁嘗與丁顥同幕顥子謂尚幼偁見之曰此子後必以文致遠即以其子妻之謂果至宰相

劉温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也蓋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世為名家父岳後唐太常卿五代史有傳温叟七歲善屬文工楷隸岳嘗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不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偕為温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曰温叟始以父任補四門助教仕唐為右拾遺監

察御史右補闕仕晉為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温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仕漢為史館修撰顯德中坐知貢舉為人所譖世宗怒於十六人中黜去十二人由是左遷太子詹事建隆初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温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按故事非肆大眚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

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太祖遽還給内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卒年六十四温叟性重厚有禮法事親孝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客有犯其諱者温叟慟哭而起遂與客絶楊徽之范杲皆温叟所薦引也太宗為晉王時屢與太祖言其清節云子煜

煜

煜字耀卿舉進士嘗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詔置諫官御史十二員煜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為右正言

時王晦叔治蜀以法御下有謗之者眞宗問曰凌策王晦叔治蜀孰優煜曰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晦叔值歲小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地則皆然眞宗是之時歲荐饑河復決東郡煜上言歲數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免以塞羣望不報京師傳有靈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煜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詭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國事也煜

以外官有勸農之號而使窮民轉徙汙萊弗闢蓋考課弗明吏職廢弛寖以及此昔召信臣守南陽闢田三萬頃此實效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宜申明考課法一切為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之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又請重臧吏之制累赦弗原又請近臣對見不當為子弟乞恩以開倖進又以薦士宜較其章著者推以恩典國家景德後分部置使總按刑獄煜以為郡守皆朝廷之臣轉運使已專刺舉之職復

置使按刑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
平煜請蠲兩河賦以寛民力又建言請黜章句篆刻之
技崇尚學術復聘士之禮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改
右司諫換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户部副使除龍圖閣
待制天聖中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
河中卒年六十二七子几忱知名忱為監司郡守有聲
忱子唐老元祐中為右正言
几字伯壽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第孫沔言其

有將帥才自太常博士易如京使知寧州又知邠州儂智高盜嶺南几上章願自效授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克邕州以功加皇城使累遷東上閤門使涇原路總管會夏人圍同家堡轉運使陳述古權渭帥几移文請出兩將為援述古怒移几知鳳翔府且劾生事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得擅移几亦訟其誣於是御史按之述古坐謾讕黜知忻州几亦改知鄜州召還拜秦鳳路總管遷四方館使知保州請老以祕書監致仕神宗祀明堂大

臣有言几知音律詔詣太常修定雅樂几面陳古樂備四清聲汩五季亂離遂廢請復增置樂成詔褒之賜一子官改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几少篤風義有家法晚年放曠得養生訣故老而不衰其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嘗謂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衣冠加今人安能稱儒者泥古詳於形名度數之閒而不知清濁重輕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矣几之説如此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也與從弟載俱以文學知名鄠杜間有道士善知人嘗謂蒙曰君家兄弟當繼典誥命蒙舉進士周廣順中為歸德軍掌書記世宗聞其名召為右拾遺直史館遷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宋興拜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坐累黜為左賛善大夫拜左司員外郎復知制誥為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加承旨自張昭竇儀卒朝廷典故儀制皆蒙裁定博洽長厚然好笑雖

在人主前不能自止也始太祖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
商郊契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帝之太公
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祭故自
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太
宗將東封蒙定禮儀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
識者非之蒙積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
載官至知制誥翰林學士五代史有傳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也父徹左拾遺祐少篤志詞學性倜儻而俊以書見桑維翰維翰奇之鄴帥杜重威辟為觀察支使祐常諭重威使無反漢重威竟反祐坐責遼州司戸參軍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即位擢拜監察御史出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祖征太原召祐謂曰上黨要地也汝當控制之遂知潞州及班師復召還會符彦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為之祥令察彦卿動静又謂祐曰此卿故鄉所謂

畫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彦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而彦卿由是以免故世稱祐有隂德俄用兵嶺南徙知襄州移潭州召還知吏部選事初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多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唐宇文融排張説事示之多遜不悦至是多遜參知政事乃黜為鎮國軍司馬太宗即位知河中府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拜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子旦自有傳

東都事略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三十一　　宋　王稱　撰

列傳十四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也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為人方重不事苛察舉進士晉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其兄遂清領邦計以為鹽鐵巡官改度支鹽鐵推官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尹以居正為判官漢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

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
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
吏抵法弘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仕周為三司推官
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使滄州定民租擢拜刑部侍郎
宋興遷戶部侍郎出知許州入為樞密直學士初平湖
湘以居正知朗州有亡卒數千為盜監軍使疑城中釋
子為應欲盡殺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擒賊首汪端詰
之乃知釋子千數無與謀者咸賴以得免乾德初加兵

部侍郎初置叅知政事命居正及吕餘慶爲之久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發運使又監修國史受詔監修五代史開寶六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太原還進位司空薨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惠咸平二年以居正配享太宗廟廷

吕餘慶幽州安次人也名犯太祖諱遂以字稱父琦晉兵部侍郎五代史有傳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

府參軍戶曹掾忠武軍推官鄞縣令濮州録事參軍太
祖節制同州餘慶為從事太祖歷滑許宋三鎮並在幕
府及即位召拜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遷戶部
侍郎荆湖平知潭州改襄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遂
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以執政莅藩自餘慶
始也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劒南荆南發運使開寶六年
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八贈鎮南軍節度使
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略不

介意及處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太祖問處耘以實對
餘慶執政時會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為辨釋
人稱其長者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至道中以
弟端為宰相特贈侍中
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為直史
館建隆初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遣西
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為之副八年以司門員
外郎知成都府為政清簡人用便之秦王廷美為開封

尹召拜考功員外郎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當扈從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出知蔡州入知開封縣為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自若人服其量遷大理少卿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為開封尹又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端坐裨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淳化四

年復故官為樞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擢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歴官四十年始大用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嘗獲其母矣至是太宗欲誅之獨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端謂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

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如何準曰陛下以為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括羮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乃一悖逆之人哉陛下今日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

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眞宗即位加右僕射監修國史初太宗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問端端知有變鏁繼恩於閤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耶乃迎太子立之眞宗既

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罷昌齡貶忠武軍司馬繼恩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端身體偉大凡加體貌必見拱揖為納陛升殿以疾求罷除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曰正惠端有器量而性寛厚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始李維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也端之孫誨自有傳

劉煕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也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經史避祖諱不應進士舉以三傳賜第太祖領宋州節制煕古為節度判官及受禪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移秦州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加端明殿學士開寶五年召拜參知政事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煕古好學明陰陽象緯書雖通顯自奉養若寒素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也名上一字避太宗舊名去

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從焉太祖受禪授戶部郎中使吳越歸奏便宜事太祖嘉之遷給事中為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諸將以賄敗倫歸篋中惟圖畫而已擢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荆南劒南發運使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太宗親征太原以倫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七年盧多遜敗坐與多遜同列責

工部尚書請老復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贈侍中
謚曰恭惠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微時娶閻氏無子
妾田氏生子及貴以田氏為正室搢紳非之
盧多遜懷州河内人也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
舉明經調新鄉簿復舉進士為校書郎集賢校理仕周
累至司封郎中宏文館直學士出為河南令國初遷少
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告老授少府監致
仕多遜舉進士為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

修撰改左補闕知制誥太祖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
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遷翰林
學士開寶六年拜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初趙普為相多
遜屢短之于上前普由是罷相父億不以為然每歎曰
彼元勲也而小子毁之吾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多遜
既執政億愀然不樂謂人曰家世儒素一日富貴暴至
吾不知税駕之所矣未幾億卒詔多遜起復多遜博涉
經史善伺人主意太祖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

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滞太祖寵異之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兵部尚書多遜在相位趙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為所抑初普出鎮河陽上章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宫中至是普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太宗於宫中訪得之

因感悟即留爲相多遜益不自安七年有告多遜遣堂吏趙白告秦王廷美願盡心事大王秦王亦使消人樊德明報多遜曰丞相言正會我意普因發其事遂罷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百官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以爲大逆不道當死太宗貸之追削官爵并其家流崖州白德明皆坐誅卒于流所年五十二其家徙于容州又移置荆南仁宗時追復工部侍郎

臣稱曰太祖皇帝之於趙普也君臣相與之際深矣多

遜以其區區之私而擠之晉旣去位為多遜者亦可已矣而猜譖之謀復用於太宗之世不旋踵而致敗彼豈不知太宗之深念舊勲者為如何哉犯五不韙而以伐人此君子知息之將亡也多遜之謂矣

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也晉天福中在契丹舉進士登第幽帥趙延壽惜其自陷虜廷辟為從事會契丹猾夏延壽至京師其子贊為河中節度使又鎮晉陽皆辟琪為記室贊鎮盧州為觀察判官國初贊改鎮陽延安二

鎮皆以琪為從事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為開封尹禮遇甚厚出知龍州移閬州召還稍遷至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以都官員外郎知廣州將行對於便殿太宗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坐責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惟琪而已自是不復置也太平興國八年拜右諫議大夫為參知政事是歲太宗將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大政以琪先入乃超遷兵部尚書未幾與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琪自庶僚一歲中為宰相其速如此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與宣徽使柴禹錫請盧多遜舊第太宗惡之遂罷相太宗耕籍田進吏部尚書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曰惠安琪有吏能而寡學識好詼諧無大臣體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時舉進士太宗初領泰寧節度辟為掌書記及尹開封又辟為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為忠武崇義二鎮掌書記太宗即位召還復

為左補闕出知潭州擢兵部貟外郎樞密直學士遂拜僉書樞密院事僉書始于此太宗征河東從至鎮州遷給事中樞密副使太宗還京師遷刑部侍郎未幾拜戸部尚書樞密使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元懿與薛居正配享太宗朝廷熈載有文學立朝無顧避喜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子中立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喪父朝廷以中立為供奉官十八獻文改光禄寺丞遷殿中丞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久

之除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以戶部侍郎罷為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遷吏部侍郎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文定初中立家產歲入百萬至死之日不能給喪具仁宗聞而憫之賜以白金三百兩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善諧謔時人以鄭棨方之頗諳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老于家客至其門者必延飲非醉不得去

東都事略卷三十一

東都事略卷三十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五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也父超仕晉為集賢院學士昉以廕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為祕書郎直洪文館改右拾遺周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以昉為記室參軍師還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國初遷中書舍人罷為給事中王師平湖湘以昉知衡州陶穀誣奏昉為親屬求東畿令

太祖召問張昭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言曰穀罔上太祖疑之乃出昉為彰武行軍司馬召還復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與盧多遜同直立多遜下太祖即日拜昉為直學士立多遜上坐貢士所取失當左遷太常少卿明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盧多遜攻趙普之短太祖以問昉昉曰臣書詔之外它無所知太祖默然加工部侍郎從太宗征太原拜工部尚書遷承旨太平興國八年改文明殿學士遂除參知政事是歲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監修國史加中書侍郎太宗嘗語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何太宗之足云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昉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端拱初罷為右僕射時契丹犯邊詔羣臣各上禦戎之策昉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韙之淳化二年復相四年罷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太宗

御乾元樓觀燈召昉賜坐於御榻之側太宗親酌御罇飲之顧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正昉溫和循謹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游之地多蓄聲妓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而薄張佖太宗嘗問多遜所為昉頗為辨釋太宗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張洎草昉罷相制深攻其短而張佖時時造其第或以問佖佖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干今雖退可見也

祕官至給事中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旣
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
同修起居注眞宗即位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
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
算廟謀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
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
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為上計孤

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垂困與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才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匈奴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

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遷知制誥景德二年為翰林學士官至右諫議大夫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有李濬者與宗諤齊年後一日生其卒亦後一日濬字德明眞州人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刀美者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

學士宗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録行於世子昭述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昭遘天章閣待制

吕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黜其妻劉氏并弃蒙正劉氏誓不改適及蒙正莅官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龜圖卒有詔起復未幾遷

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不平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堪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寛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固稱不可太宗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歷官一

紀與普同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及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為定制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之弟來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之面不過鏡許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

言閒者歎服淳化中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為相甞因對論及征伐太宗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茍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消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茍政事既修則治格安静蠻夷來歸矣太宗韙之太宗因上元觀燈蒙正侍宴語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

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太宗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它日凡三問終不易其人太宗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

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居相位唯趙普與蒙正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咸平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洛中有園亭時會親舊環侍皆子孫問舉壽觴釋然自得真宗謁陵寢祠后土過洛兩

幸其第當世榮之真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蒙正客富言一日白蒙正曰言有子甚幼欲令入書院就讀蒙正許之蒙正見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吾言之子即弼也蒙正知人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以贓敗有為紳營解於太宗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有求不獲今報之爾太宗即復紳官蒙正終不辨後得其

實黜為絳州團練副使太宗復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辨在西京真宗數遣中貴人將命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減時人重焉龜圖弟龜祥龜祥子蒙亨蒙亨子即夷簡也仁宗朝位宰相自有傳蒙正有子居簡當慶歷中為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介介已死竦言於仁宗曰介不死北走胡矣乃遣中使發介棺以驗居簡謂中使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之死當時必有内外

親族及門生會葬令撽問之可也中使從其言令結狀保證中使入奏仁宗察其誣乃得不發時人以居簡為長者居簡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張齊賢曹州宛句人也徙居洛陽自言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于馬前召至行宫問以所言齊賢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遣吏九懲姦十詳刑應對明辯略無懼色太祖賜束帛而遣之歸謂

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朕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即位齊賢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太宗征太原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命知忻州明年以為著作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内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聚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

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以為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敵人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戒之則敵人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

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
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
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
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
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有投諸死地而
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
事角強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
外人民本也邊徼末也中夏内也敵國外也是知五帝

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敵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精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荊河西川嶺南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

委長吏間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恵以德懐遠以恵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衆擒之與屈膝在吾術中爾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務行寛大察訴諜多得其情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没太宗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縁邊兵馬是時敵騎自湖谷入侵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

南門外衆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閒使為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敵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敵騎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敵遥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
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
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拜工部侍郎敵又
自大石路南侵齊賢豫簡廂軍千人為二部分屯繁畤
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
繁畤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畤兵
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
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

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事有涉干請而辭連參知政事李沆者齊賢獨任其責由此罷相為尚書左丞物論美之俄丁内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日一飯粥既祥乃飯脫粟三年酒肉果菜不入門世稱其孝知河南府又知永興軍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真宗推本皇王之道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之真宗曰朕以為皇

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宫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眞宗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欵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眞宗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以郊祀恩拜門下侍郎因朝會被酒坐失儀免相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安撫經

略使遷右僕射判邠州改判永興軍薛居正之子惟吉之婦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有旨即訊柴氏與安上狀異眞宗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别駕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吏部尚書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為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母舊地

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奬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彊大蕃族方與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與臣不同

多為沮擾及繼遷為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子德明乗以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屢請罷土木之役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定齊賢姿儀洪碩議論慷慨有致君大畧治獄多全活

少時家極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吏為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即具列前事以謂陛下若進擢齊賢則齊賢它日感恩更過於此太宗大悅遂用為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教子孫皆能有立四踐兩府九居八坐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齊賢子宗誨字習之少喜兵家學至於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嘗為太子中舍貶海州

別駕後易右職積官至興州防禦使改祕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言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為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然嵩少伊瀍天下佳景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為名言宗誨之子子憲亦官至祕書監

臣稱曰李昉為多遜所毁而不較蒙正為張紳所汙而

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嗟乎君子哉非甚盛德

蔑以加此三人者俱名宰相又能引年謝事優游林泉

以佚其老其處進退之際綽然有餘裕矣

東都事略卷三十二